

新民眼

“上海2035”，我们一起干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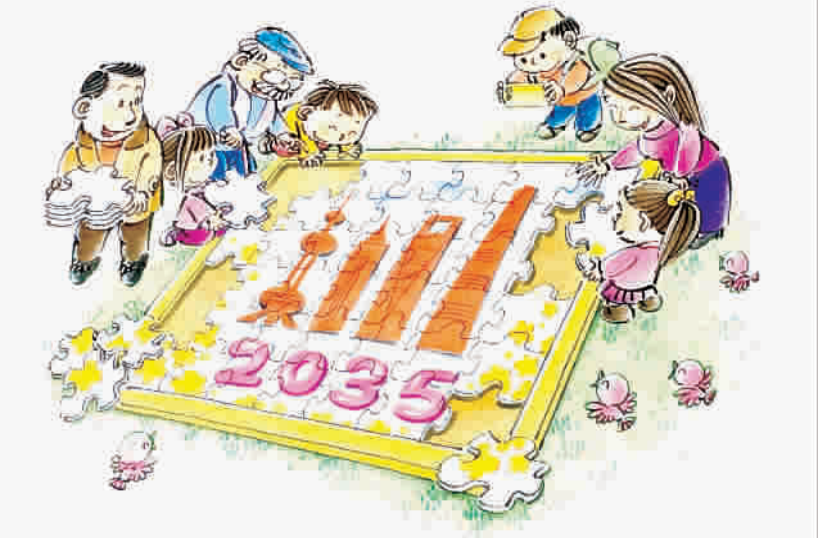
1月4日，经过五年多酝酿筹备的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年）》（简称“上海2035”）正式发布，它将引领上海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，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、人文之城、生态之城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。规划编制过程全面贯彻“开门做规划”要求，“上海2035”的全文通过网络让每个关心城市发展的人能够查询到。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，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。

“全球城市”被看作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国际化的高端形态，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组织节点，表现出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力与影响力，往往是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集中地、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、区域级的交通信息枢纽、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心、具有独特人文精神的城市。

“上海2035”指出，作为最高能级的国家中心城市之一，上海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落实国家战略，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、更广领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，强化综合服务功能，服务长三角、服务长江流域、服务全国。此次，“上海2035”在描述上海城市性质时，特别加上“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”。

由注重经济导向，转变为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，是“上海2035”编制过程中的亮点之一。在上海城市发展目标公众调查

方翔



孙绍波画

结果显示，“开放、绿色、关怀”是市民对上海未来畅想的三个核心关键词，市民越来越强调对宜居环境的追求，越来越关注城市人文魅力的提升，越来越追求上海民生建设带来的获得感。因而，在此次的“上海2035”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民生方面的细节都给出了具体的数据。

“上海2035”全文一上线，就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。在《更具活力的繁荣创新之城》一章中提到，塑造兼具人文底蕴和创意时尚的设计之都，引导时尚创意功能向艺术设计之外

的大量应用设计领域扩散，强化上海文化整体实力。对此，东华大学校长蒋昌俊表示，校园成为时尚创意的“策源地”，就能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时尚创意优秀人才，而社会又为时尚创意的实施和落地提供可能，“创新行为从来都是以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为导向。创新行为并非凭空而来、无中生有，而是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，在特定的环境中，根据需求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、方法等。因此，我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，并不意味着要一哄而上盲目地追求

创新创业。高校需要从自身学科特色出发，将创新创业的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，并组建适合学生创新创业的基础设施，营造创新创业的学术环境，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之中接受创新教育，能够在课堂之外具备创新的实践能力。我们也期待着能够为‘上海2035’贡献力量。”

民盟中央常委、上海市委副书记，复旦大学丁光宏教授则对“上海2035”中有关生态表述非常期待，他注意到“上海2035”中提出，“建设通风廊道，缓解热岛效应。根据上

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

红色“滴答”声从巨鹿路传出



专家点评

我党通信事业的创举

1927年南昌起义后，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，但无线电通信的空白阻碍了中共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，严重影响革命发展。1928年6月，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共产国际代为培训通信人员，当即被采纳。“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”和“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”的多名留学生被挑选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。结业后，他们于1930年4月回上海，在中央特科领导下，建立无线电通信。同时，上海也在秘密开展这项工作。位于巨鹿路391弄12号的中共中央早期无线

电训练班即其中之一。

训练班只存在了3个月即遭破坏，但我党通信事业上堪称创举。此后，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并不因难止步，伍云甫等遵照中央指示，吸取教训，以更隐蔽的方式，又相继培训了10余人。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从1931年1月起，开始被派遣至各主要革命根据地，不仅为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无线电联络，更具意义的是为红军输送了一批通信领导骨干，为以后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马婉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）

位于巨鹿路的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培训班旧址

本报记者 张龙 摄

传承 红色基因

本报记者 曹刚

巨鹿路391弄12号，一处恬静的石库门三层民居，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这里培养出中国共产党多位无线电通信先驱。

1930年9月，巨籁达路（今巨鹿路）391弄（四成里）12号出现一家“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”，里面没有机器声，工人大多是青年学生模样。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马婉博士介绍，这座奇特的“工厂”便是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。

一穷二白的起家
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我党

转入地下，传递信息全靠秘密交通员，既慢又险。1928年，中共六大决定在上海建立地下无线电通信站，由周恩来主抓筹备。

国民党当局对无线电器材控制极严，市面上很难找到现成机器，党内懂技术的也少。但共产党人没有退却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，中央选派多名留学生到苏联参加无线电训练班，同时指示在沪的李强学机务，张沈川学收发报技术。

奋战近一年，1929年春，中央拥有第一部自制的无线电收发报机，并于同年秋在福康里9号开出首个秘密无线电台。

亭子间里分散教学

电台建立后，必须尽快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。1929年秋，经验丰

富的李强和张沈川当上教员。那时，上海常有失学青年请家庭教师上门授课，教员便以此为掩护，采取“分散居住、单独上门”的方法，帮助黄尚英、伍云甫、曾三等人初步掌握无线电通信技术，这就是我党开办秘密无线电训练班的前身。

学员们分散在几家亭子间，教员逐个敲开亭子间的门，手把手教收发报。当时教学设备简陋，学员练习敲打电键，教员在一旁纠正姿势；教员示范发报，学员就听蜂鸣器发出的“滴答”声学习抄报。

电器工厂集中培训

随着革命形势变化，分散培训无法满足需求，1930年9月，党中央在巨籁达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。门口挂工厂招牌当掩护，底层橱窗

放置旧收音机、零件、电池等，还布置了工作台、老虎钳和马达；二楼三楼是宿舍兼教室；亭子间当办公室。训练班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领导，李强实际负责，管机务，张沈川教报务，吴克坚分管行政财务，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生活和政治学习。在苏联学无线电技术的毛齐华、陈宝礼和涂作潮等人也陆续回沪，充实到教员队伍。

16名学员由中共广东、江苏、湖南、福建省委选派，除一名团员外，均是党员。曾三、伍云甫等在上海分散训练的学员也加入训练班。学员们住在厂内，轮流买菜烧饭，对外以工人相称。班里纪律严格：不能随便外出，不能直接与外界联系，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身份，并在三楼窗口放置花瓶为安全信号。

三楼窗口花瓶挪位

开班不久，这个无业务、无原料、无产品的“三无”工厂就引起敌人怀疑。“11月初，突然来了个陌生人，自称修水管的，查看每一层楼。10多天后，又有4个‘白相人’闯进门，说来贺喜讨酒钱，东张西望，满口黑话，李强给了4块现洋才打发走。”马婉说，两起可疑事件引起大家警惕，为避免损失，师生搜集了两包进步报刊和文件，藏在古拔路（今富民路）张沈川住所。但顾顺章思想麻痹，不够重视。

“1930年12月17日，学员们头戴耳机，正全神贯注练习。突然，巡捕冲进来，逮捕了张沈川等20名师生。”马婉介绍，所幸在三楼休息的学员石光及时撤除窗口花瓶，保护其他同志脱险。

训练班只办了三个月便遭破坏，李强等人继续在上海分散培训，从事秘密无线电通信工作。

星星之火燎原各地

张沈川等人遭到严刑拷打，但无一暴露身份，尽管证据不足，还是被判处徒刑，4人在狱中病逝。“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：陈宝礼、麦建屏、谢小康、张庆福。”马婉补充说，其他人出狱后，大都继续投身革命。“训练班虽然开办时间不长，但我党通信事业上意义重大。”马婉分析，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，教员始终从党的实际出发，为秘密电台培养了众多紧缺技术人员。

从“福利电器公司工厂”里并肩学习的教员学员中，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。他们进入苏区后，参与多期无线电训练班教学，为我党我军培养输送了大量通信人才。